

他们的“证书”是一沓沓接收函

Original 中国青年报 冰点周刊 1 week ago



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接收志愿者送去的物资。

本文约4588字

预计阅读时12分钟

作者 | 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杨杰

编辑 | 张国

过去两个月里，武汉任何一支寻常的志愿者车队，都见到过这个封闭的城市生出的各种需求。其中这样一支队伍，给殡仪馆送过菜，给紧急建成的火神山医院送过物资，在隧道里到处寻找流浪汉递上盒饭。城市不同角落里，有人需要卫生巾，有人扭伤了脚，有人要给小奶狗打疫苗。在一个感染了病毒的三口之家，父亲去世后遗体被送至殡仪馆，需要身份证才能办理火化手续。女儿站在路边打车始终打不到，在微信朋友圈里感慨世态炎凉。车队里的志愿者辗转找到她，冒着风险拉她去了殡仪馆，送去那张小小的卡片。

这支车队里，有人春节前老家亲人去世，等着疫情快点结束，回去奔丧。有人在做小生意，门面耗着，养家糊口的压力很大，成员李小熊说：“大家都不是条件很好的人，还都在帮助别人。”“李小熊”是个化名——这是她受访时的意愿。

车队里一个叫“屈屈”的24岁姑娘，用板车推着堆成山高的物资满城跑。她是甘肃人，因为疫情留在武汉，自学给志愿者理发。她并不富有，但别人吃不上热饭，她就送去微波炉。有一次李小熊跟她约地方见面，说遍了武汉的地标，她都不知道，可她自信地说：“你要是问我各个医疗队在哪，全武汉我都能找到。”

为了避免上厕所，有的车主连水也不喝

李小熊总结自己，第一爱美，第二爱打游戏。她是医疗美容从业者，兼职做游戏主播。在游戏世界里，她拥有专业的“装备”，带队参加过国际性比赛。她两个月没碰过游戏了。车队每天免费运送人员和物资，起名“风神突击队”，他们自己做了车标，贴在挡风玻璃上。

这些车主是处于供给和需求之间的人。他们牵过线的物资包括一次性头绳、指甲刀，甚至2万支护手霜，还有人提出要向逝者捐赠墓地。需求和供给伸出无数线头，需要人工捏合在一起，李小熊觉得“很费脑子”。“在疫情里经历最多的是，手机滑开之后，突然忘记要干吗，脑子一片空白。”



李小熊在手机上对接信息。受访人供图

车主平时都爱惜车，但加入车队后，有些散装蔬菜拖泥带水，照样往车里搬。团队偶尔意见不合，闹起矛盾，只要任务来了，争吵马上中止，大家接龙似地站成一排传送物资。有时候，两三个人要搬100多箱矿泉水或者泡面。那些20多岁的年轻人，在家里平时连碗都不洗，“每天都在抱怨说腰酸背痛累死了”，她总以为他们以后不会出车了，结果第二天一大早，他们还会问“今天有什么任务”。

李小熊住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旁，1月23日武汉“封城”，当天下午，她看到医院缺物资，便打算购买一批口罩捐赠。她在微信朋友圈发了需求，留下电话，几个小时后，同样愿意捐赠的朋友以及面临物资短缺的其他医院也找来了。为了运送物资，她又征集私家车主，车队自此匆忙设立，当天就集合了60人。

紧接着，需要接送的医护人员找来。医院三班倒，凌晨三四点也有医护打来电话。车队跟着连轴转，为了避免上厕所，有的车主干脆连水也不喝。

除夕夜那晚，李小熊后座上的医生突然崩溃，嚎啕大哭。“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，受不了了。”医生边哭边喊。“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疫情有多么严重。”她说。以前她总觉得“数据看起来还好”“这个病没什么大不了的，过几天就没了”。亲眼见到一个成年人的崩溃，她一边流泪，一边继续在手机里“盘数据”——就算哭，她也不能耽误对接信息。同她一样，车队成员在开车时，想到心酸的事情会忍不住流泪。

“封城”之初，李小熊平均一分钟能接到两个求助电话，一天能加满好几个微信群。她写了几个回复模板，方便复制粘贴，有的是道歉解释自己回复缓慢的原因。两个月后，车队从高峰期的三四千名成员，退落至固定的二三十人。武汉正在改变，接送医护人员有了公共交通；防疫部门接管了医院的物资补给；连市民缺医少药也能网上下单同城配送了。往日生活正一点点浮出水面，因疫情而涌现的志愿者将慢慢退出。

陆续退出的人中，有人办不出“防疫通行证”，有人表示“说实话，每天搬运物资特别累”，有人看到有志愿者染病，慢慢退出了。她觉得对此应该理解。她自己就是武汉的几万个确诊病例之一，甚至一家三口都感染了病毒。

“我帮助了那么多人，但救不了自己的家人”

车队组建几天后，1月28日，李小熊拿到了自己核酸检测为“阳性”的结果。当时她手机里仍像前几天一样接收大量需求和赠予信息。只是她感觉自己不同了，“右下肺异常密度，考虑感染性病变”像是来自地狱的难懂语言。

发病后，她躺在床上，全身酸痛。微信响了，她没力气打字，就侧头，摁着屏幕发语音，“拇指肿成一个大红球，跟动画片里的一样。”

做志愿者时，她把车反复消毒，自称有洁癖，口罩戴了两三层，“可能就是戴多了，佩戴方式不对，被感染了。”

坏消息排着队，2月1日，她父亲开始发烧，接着是母亲。自从做志愿者，李小熊把自己关在房间，几乎不与父母见面，也正因此，直到父亲住院、母亲隔离，一家人散落在不同地方，她才知道当初一墙之隔，一家三口都在各自的床上搏命。

父亲状态最不好，“像被发烧熬干了”，三五天内迅速严重，在房间门外都能听到他的喘息声。2月7日，父亲突然昏迷，母亲哭着给社区打了100多个求助电话。李小熊打市政热线，填求助表格，想尽办法拼得一张床。

她用“万能”的朋友圈求助，但一分钟后又删掉了。“我每天跟医护对接，有医生跟我讲过床位紧张到什么程度，有时死去的病人尸体还没拉走，救护车已经把下一个病人搬来了。”

她不想别人看到她的求助，平添一份绝望。母女俩只能再打120，得到答复前面还有400人，“我心里呐喊，我家人下一秒就要死了”。最后因为没有医院的接收条，急救车来了又开走了。她守在父亲身旁，生怕下一秒人就不在了，“唯一的感觉是，我帮助了那么多人，但救不了自己的家人。”

2月10日，父亲等到了床位。李小熊后来才知道，母亲当时情况也不好，但她遮掩着肺部CT检测报告，睡觉也戴口罩，已经偷偷给120去过电话，怕自己撑不住。隔壁房间里，女儿的手机从早响到晚，她知道女儿在做好事，也不多打扰。少有打过去的时刻，还被忙着“搬运”信息的女儿摁掉了。她有时担心，自己会不会就这样听着女儿讲话的声音，默默走掉。

那条在朋友圈里只存在了一分钟的求助信息，还是发挥了作用。“我每天眼睛一睁开，手机上两三百个人给我发消息，你今天好点没？你爸妈病好一点？你们家在哪里，我过来给你们家送饭、送肉、送水果、送药！”

一个不熟悉的小伙子，步行一个小时，为她妈妈买了三盒盐酸阿比多尔。坐过志愿者车的医生远程看病，让她把片子发过去，护士送来消毒水，面包店老板送去面包。她说自己想吃肉，一群人送来自家做的腊肉。大部分人在家里躲避病毒，但有人愿意顶风骑车为她一家做饭。“全世界的关心都笼罩着我，我就得坚持下去。”

她吃朋友救急的药，慢慢自愈，把阴性的检测结果发到朋友圈，“从来没有那么多人给我点赞，都说好人有好报。”她以前在微博上也有十几万粉丝，但她真真正正觉得自己是“网红”，却是因为做志愿者。

“即使再来一次，即使知道要被感染，我还是会做（志愿者）。”她说。

2月17日，她因为核酸检测转阴后又复阳，住进了方舱医院。母亲在微信上每天发来很长的文字鼓励她，“写作文似的”说“你病好了妈妈才会好”。她的回复有时“比较官方”，有时则是“我在忙，没事别给我发信息”。一家三口分别时，她甚至想到会不会是最后一面，母亲说，一家人要比赛看谁先回家。

她平时是个孝顺孩子，自己想买个300元的面霜，能放在网络购物车里犹豫几个月，给母亲买护肤品，刷几千元不心疼。

在方舱，她还在做“云志愿者”，“舱友”们看她抱着手机一天忙到晚，夜里熄灯了，她的手机还亮着，医生、护士以为她失眠，提醒她不要熬夜。她觉得帮助别人能让自己暂时屏蔽对疾病的恐惧，照常做志愿者，只是把微信名改成了“李小熊生病中回复慢”。

全家人里，母亲赢了“比赛”，最早结束隔离，回到空荡的家中。3月1日，李小熊也出院回家了。家里养了10年的宠物狗兴奋得几乎要跳到她的头上。父亲最近一次核酸检测结果已是阴性，预计不久将出院。

关心别人的时候，别人也在关心我们

“人家问我为什么一直坚持做志愿者，没有办法，事情一直找上门来，你不可能不理。”李小熊说，她从不会对求助的人说“我不知道”“我没办法”。“别人电话打进来的时候，只要通了说一句‘你好’，他们觉得就有希望。”

不需要任何机构给志愿者发荣誉证书，车队成员拿着厚厚一沓白色单子说，“这就是我们的荣誉证书。”那是每次运送物资后，接收单位开的接收函，李小熊曾在一天晒出17张单子，报告“已送达”。

“后来不发了，有的人把我们的图偷走，PS上自己的logo（图标），到处搞募捐。”她不喜欢那种拉拉横幅、喊喊口号、拍拍漂亮视频的“志愿者”。

有时跑得远，来回上百公里，别人送给志愿者加油卡，他们把卡留给120，“既然从疫情开始没收过钱，以后也不会收。”

车队成员开玩笑说，志愿者收了钱还叫志愿者吗？那叫上班。

他们顶多会吃医院送的热乎饭，有时厨师下班了，专程回来给他们做，这让他们觉得，“关心别人的时候，别人也在关心我们”。

帮社区的老人跑腿买药时，药店老板往他们兜里塞过酒精。车队没地方洗车，清洗店主动帮忙消毒。疫情发生初期，有人给志愿者捐防护服，他们听说一家医院所剩不多，便送了过去。两名医生拿出几套给他们，志愿者不收，发动车子离开，医生在后面追，从车窗里扔了进去。



3月19日，湖北省武汉市一家药店，几名志愿者在帮忙买药。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赵迪/摄

还有外地人在网上看到李小熊的联系方式，也转去捐款，托她帮忙买物资捐给医院。让她惊讶的是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怀疑过她的真实性，没有人怕她骗钱，“每个人都很信任我，这种东西挺难能可贵的”。

但到了后期，一些运输公司明明收了钱，还利用免费的志愿者送物资。接收方的态度开始变得不客气。还有人会冒充医护人员搭车，只是为了去见女友或者去购物。有时好不容易把物资送到了地方，对方又说不要了，“我已经睡了，明天再送过来”。“像我们欠他们似的。”李小熊说。

随着媒体的报道，关于李小熊本人的流言也多了起来，说她作秀，说她是为了出名，“那么多志愿者，怎么就火了她的？”

李小熊哭过，夜里睡不着觉，害怕给车队带来坏名声。有一天，车队送完货，把车停在路边，开会分配任务，队友说“以后有任何事情坦白跟我们讲，我们好知道如何维护你”。“我当时就哭了呀，我还以为他们会怪我。”

做了志愿者后，李小熊开始理解很多东西，比如人性本善，比如医患关系。疫情开始时，许多病人住不上院，大闹医院，觉得医护人员工作效率太低。“其实医生也痛苦，他们也无能为力。”李小熊接触之后才理解，在朋友圈发表了感想，很多医生和护士对她说“谢谢”。

之前，李小熊的微信名叫“少女熊”，她扎“丸子头”，爱逛游乐场和动物园，喜欢粉色，家里有很多玩具熊。她爱美，就算做志愿者忙得灰头土脸，也要画画眉毛。她有一件粉色的防护服，心口画了只熊，是一位新朋友为她画的。有人说“疫情期间还有心思打扮”，她不以为然，“我努力又不是做给别人看的，做善事也要光鲜亮丽地去做。”

她没想过会认识这么多人，“疫情结束后，很多人就会把我删了”。几天前，一个女孩突然在微信上联系她，她不记得对方是谁。女孩告诉她，“封城”那晚，她的朋友胃出血吐了血，是志愿者半夜把人送去医院。

“我以为没人记得他们（指志愿者）是谁，事实上一定会有的，做得够多，总会有的。”李小熊说。

中国青年报·中国青年网出品

微信编辑 | 陈轶男



觉得好看请点这里

